

秘阁丹青入市廛

看朵云轩库藏珍品展如何连接当下

◆ 大鱼



▲ 徐悲鸿《瞻途》(左)、《驰远》(右)

▶ 清 任伯年《桃花双鸡图》与《天竹锦鸡图》



墨香穿越百年,丹青照见千年。一场朵云轩库藏珍品展,让尘封的艺术瑰宝走出秘阁,重启一场古今对话。

正于上海美术馆热展中的“云藏千年——朵云轩库藏珍品展”犹如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这不仅是一朵云轩一百二十六载艺脉的深情回望,更是深藏于“朵云轩大库”的百年珍藏首次大规模公益展出,千年墨韵走出秘阁,汇入城市公共美育的长河。

创立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朵云轩,迄今已历一百二十余载春秋。作为沪上最为古老的艺术机构之一,朵云轩度藏宏富,尤以海派金石书画体系蔚为大观。

展览以徐悲鸿《渊淳》《瞻途》《驰远》《留云》四幅奔马串联“渊淳”“瞻途”“驰远”“留云”四大篇章;吴昌硕篆刻、书画八件完整呈现任翁艺术巅峰;赵之谦《补寰宇访碑录》稿本、行书四屏等展现其金石考据与艺事兼通的全才格局;吴湖帆四景山水熔铸南北两宗,乃其中年大成之作;任伯年《桃花双鸡》《天竹锦鸡》巨屏雅俗共赏,以“鸡”谐“吉”传递民俗意趣。展览中更有朵云轩木版水印技艺与真迹并置对话,任伯年《群仙祝寿图》通景十二屏历时八年雕版两千三百余块,堪称“下真迹一等”的匠心呈现。

除了前述海派大师的经典之作,本次“云藏千年”展更以珍品编织出一幅跨越千年的艺术长卷。

南宋院画集册《宋画全集》,是研究宋代绘画的珍贵实物。被收入其中的《乳犬戏蝶》造型生动可掬,笔墨精微入微,小狗憨态与彩蝶翩然相映成趣;《松堂访友》落笔迅捷磊落,苍雄浑穆;《月下拨阮》简括雄浑,有马远遗意。而马麟的《古涧寒梅图册》,涧溪流滩处古梅横斜,枝干嶙峋间花影临水,方寸之地尽显幽深生机。这套册页曾为清代康熙朝重臣高士奇旧藏,后作为嫁妆带入张照之家,见证了清代文人姻缘与鉴藏雅事。宋人“格物致知”的精神,在这些小幅作品中得到了最精微的

呈现——不是对自然的简单摹写,而是将天地宇宙纳于方寸之间的哲学观照。

面对这些历经沧桑却依然鲜活的杰作,我们不禁要问:在当下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我们该如何真正汲取传统文化的精髓?

其一,以“慢阅读”的姿态面对经典。如吴昌硕的《石鼓文》册,是他通临古代金石文字的结晶。每一笔的提按顿挫,都凝聚着对千年文字的揣摩。当下的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信息消费,却往往失去了与经典深度对话的能力。汲取文化精髓,首先要学会“慢下来”——像吴昌硕临写石鼓文那样,反复揣摩、细细品味,让作品的气韵真正流入心田。

其二,以“通识观”的视野理解传统。赵之谦的艺术成就,源于他将诗、书、画、印、金石考据融会贯通的通识素养。他不是单一的画家或书法家,而是打通了多种艺术门类的通才。这对当下的启示尤为深刻——汲取文化精髓,不能局限于某一领域,而应当以开放的视野,理解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吴湖帆四景山水中杂糅南北两宗,正是这种通识视野的体现。我们今天学习传统,也应当打破学科壁垒,在更广阔的文化脉络中理解每一件作品的价值。

其三,以“生活化”的方式传承精神。任伯年的《桃花双鸡》以“鸡”谐“吉”,将艺术与生活习俗紧密相连。这提醒我们,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恰恰在于它与日常生活的交融。朵云轩此次将珍藏公之于众,让艺术从秘阁走向市民,正是“艺术融入生活”理念的践行。汲取文化精髓,不是将其束之高阁,而是让它在当下生活中焕发新的生机。无论是春节贴一幅传统年画,还是在书房里挂一幅山水小品,都是让传统文化回归生活的具体方式。

其四,以“创造性”的态度转化基因。吴昌硕将金石笔意融入花卉,吴湖帆将南北宗熔铸一炉,他们都不是简单地复制传统,而是在深刻理解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造性转化。当下的我们汲取文化精髓,也应当秉持这种态度——不是照搬古人,而是将传统的基因植入当代语境,让其生长出新的形态。正如海派艺术当年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开辟新境,今天的文化传承,同样需要在守正的基础上创新。

朵云轩将库藏珍宝公之于众,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迁移,更是文化观念的深刻转变——从秘藏走向共享,让艺术从收藏鉴赏的象牙塔汇入城市公共美育的长河。此番公益展览,使尘封的墨韵丹青走出秘阁,化为市民可亲可近的精神滋养,践行着“艺术融入生活”的宗旨。这也正是百年老店朵云轩在新时代的文化担当——让珍藏的文明记忆转化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财富,为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注入鲜活而深沉的艺术力量。

中国音乐剧市场看上海,上海音乐剧市场——在2025年之前,小音乐剧看亚洲大厦;大音乐剧看文化广场。但是,当亚洲大厦这座“立着的百老汇”在大世界等人民广场附近“复制”了若干“样板间”之后,今年起遭遇了同样在人民广场旁新世界城“平铺”的“音乐剧城”“提质升级”般的挑战,中国音乐剧市场注定将于2026年起“分裂”前行——当然,行业竞争的最终受益者,希望还是观众。

音乐剧“点石成金”

纯粹从文化产业角度而言,小音乐剧简直就是令鸡肋空间“点石成金”。这些小音乐剧满足了长三角乃至全国“剧女”的精神向往。音乐剧系毕业生历经舞台打磨与市场考验,也沉淀出不少实力派与偶像派兼具的“音乐剧明星”。率先被激活的亚洲大厦,高峰时期,同时有近20个剧目在不同层楼的不同空间上演。

自亚洲大厦之后,大世界乃至周边商场都开辟出“沉浸式小音乐剧”的演艺空间。但是因为主推这一商业模式的多为地产商,终究使其成为填满闲置空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音乐剧本身的生命力在抓住房产商青睐的机会之后更为蓬勃昂扬。歌手出身的张志林,早年是与平安等歌星一起组乐队的搭档。沉浸式小音乐剧崛起后,他转型为音乐剧出品人,且立志创制大剧场音乐剧。擅长“造星”且精算演艺产业的音乐剧公司缪时客,就是他的平台。他更懂得音乐剧人需要什么,观众又需要什么。于是,新世界十二楼的“音乐剧城”近日开门——这里,打造的是音乐剧生态圈。

首先,脱胎于韩国“久经市场考验”的音乐剧《厨神秀》,面向的是全年龄段市场。剧目表演风格夸张、搞笑、吸睛更注重互动——一场小剧场演出会有多位观众被邀请上台参与“点菜”等环节,全场观众甚至还可以与演员“互掷面团”。

其次,事先预订好牛排、拉面等套餐还可以观赏餐秀——内容是由一首首音乐剧名曲连缀成的“音乐剧发展简史”。再者,剧场与餐秀的区域之外,还专设了候场区,在演出后等待男女主角与观众的互动交流。

从引进到共创IP

与自亚洲大厦崛起的面向两三百人的沉浸式小音乐剧不同,SMG演艺中心始终致力于“大手笔”地引进“大制作”。如10年前在沪首演,“除纽约之外的亚洲唯一版”《不眠之夜》、把一个歌剧院搬上大剧场舞台的《剧院魅影》原版乃至联合制作的中文版……新近,他们携手腾讯,在改造了一半的上海宾馆的两层楼里,再现了与《不眠之夜》原始团队一起

打造的《英雄联盟·双城之战》。“英雄联盟”是全球著名游戏IP,“双城之战”是该游戏发布的动画片。而这部一脚踏进源于游戏、展现科幻的真实世界之后,要比《不眠之夜》的体验更魔幻——后者改编自相对更为人知的《麦克白》,而这部模糊了现实与虚拟界限的制作精良的沉浸式音乐剧,对于不熟悉游戏的观众而言,就是进入了迷宫,可能引发巨大好奇,也可能进入短暂迷失状态。探索这类如迷宫般的大面积沉浸式音乐剧,十分挑战观众的内心定力,但也因此刺激重复消费。

在上海览尽全球

引进海外大型音乐剧的开创者,是上海大剧院。音乐剧《悲惨世界》1985年诞生于伦敦西区,2002年首次被上海大剧院引进,去年末音乐剧《悲惨世界》40周年纪念版音乐会世界巡演中国站,掀起了全国音乐剧迷的热情。又一个“文商旅体展促消费”的成功项目诞生——其票房达到9000万元,仅加上上海大剧院的文创产品,就达到1.2亿元营收,这还没有计入对人民广场周边住宿、餐饮的消费提升。

坚持引进海外大型音乐剧的专属剧场是文化广场。作为全国首个音乐剧专业大剧场,它引领、开拓了中国音乐剧甚至国际戏剧市场,让中国观众大开眼界,在这里不仅看得到葡萄牙语音乐剧,还能看到希伯来语戏剧。文化广场面向的是全球音乐剧迷——他们甚至还依附于剧场成立了一支专门演唱德语、法语等多语种的音乐剧合唱团,逢哪国演员登台,他们就在谢幕时与台上“和

鸣”,令各国舞台上惊喜连连。文化广场还是全国唯一的“孵化池”,托举出了不少剧目和演员。

近来,文化广场开始更多引进音乐剧音乐会版——音乐会版以多媒体效果替代了可能需要十几个集装箱运输的舞美布景,但音乐剧曲目不减,音乐剧明星可能更多(例如同角色可由不同时期的音乐剧演员分饰),更受市场欢迎。

而上海大剧院在引进音乐剧与引进音乐剧音乐会版上并举。现在正在上演原版音乐剧《玛蒂尔达》……他们还以“管理输出”的模式联动了Young剧场和西岸大剧院,因此,在杨浦大学城、徐汇西岸滨江看音乐剧及其音乐会版也成为日常。

今年起,上海音乐剧市场已经从音乐剧消费生态、音乐剧引进方向和音乐剧共创IP等三个大方向上各自发力,看似奔向三个“分裂”的方向,但是最终都是考虑观众的受益、市场的回馈——音乐剧确实是商业化程度最高的舞台剧,他们的最终发展目标都是“文商旅体展促消费”的创新模式。

今年的中国音乐剧还看上海

◆ 朱光



王羽佳的硬刚你怎么看?

◆ 老钱

钢琴家王羽佳近日发表了一封邮件,批评著名音乐评论家莱布雷希特“厌女霸凌”的行径。起因据说是王羽佳“退出了今年3月至6月间所有可能的BBC莱布雷希特访谈机会”并指责羽佳“不守信承诺”!

长久以来到底应该如何展开艺术评论一直是颇有争议的领域,表演艺术家与评论家之间都各有立场。英国古典音乐评论家莱布雷希特早年因写了《谁扼杀了古典音乐》一书而一举成名,从此在古典音乐界的各类评论备受瞩目。当然多年来可能也是受古典音乐界越来越多商业操作的浸润,一些评论家往往为了迎合某些观(听)众的审美情趣而把笔墨不是着力于对演奏之音乐作品的内容是否准确上分析,而是对钢琴家表演时的着装、神态、姿势津津乐道!莱布雷希特倒并不如

此,但也不乏被人称之为“八卦阵地”。2021年他曾评价王羽佳是纽约“卡耐基音乐厅重开时最耀眼的明星”,并将王羽佳与朗朗做比较。

如今在古典音乐演奏舞台上已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出现,这对一向由男性占统治地位的音乐界来说无疑是值得赞誉的现象,但也不能否认在不少人心目中认为女性仍旧需要比男性艺术家做出更多的努力和成绩,或许这就是王羽佳对莱布雷希特的指责如此不满的原因。

再来说事情本身,我认为必须要尊重王羽佳的选择,尽管她并没有讲为什么要退出BBC的栏目。在不明就里的时候便指责羽佳不守信诺显然颇有“居高临下”的感觉。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缺少的还是相互尊重,不论是国与国,人与人,艺术家和评论家,表演者与观众都应该大力提倡!